

评论 | 时空闪烁：程亮绘画中肉身体验

文 / 雷鸣

在 90 年代初，游戏厅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街头。在程亮的印象中，老家兰州“几乎每隔几家店铺就有一个游戏厅”，那时他正在念小学。“不怎么爱读书”的他，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几个按键外加一根操纵杆，通过一些组合跟排列，显示器上的人物就开始执行这些动作指令：奔跑、跳跃、旋转、出拳、翻跟斗、发大招。像素移动，屏幕闪烁，伴随着短促、爆发式的口语和明亮的电子背景音效。屏幕的“闪烁”成为了一个时代感性的象征，它意味着画面不流畅、帧数不足、过热、卡顿和算力有限。

即使存在肉眼可见的“闪烁”，仍可把街机游戏呼之为“控制论的狂喜”，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能像街机游戏这样实时地给予我们正向的反馈。虽然游戏画面不够平滑，不够无缝，但是，跟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的学习成绩以及虚无飘渺到无法掌握的未来相比，街机游戏才是真正能够把握的当下。在指令输入与画面反馈之间产生的短暂延时中，程亮将现实世界的肉身体验放置于虚拟世界的数字算法之中，他画中那些大小不一的色块和笔触，仿佛从左到右反复不断地加载着时间；而不同色块之间的叠压关系，体现出一种如地层般的年代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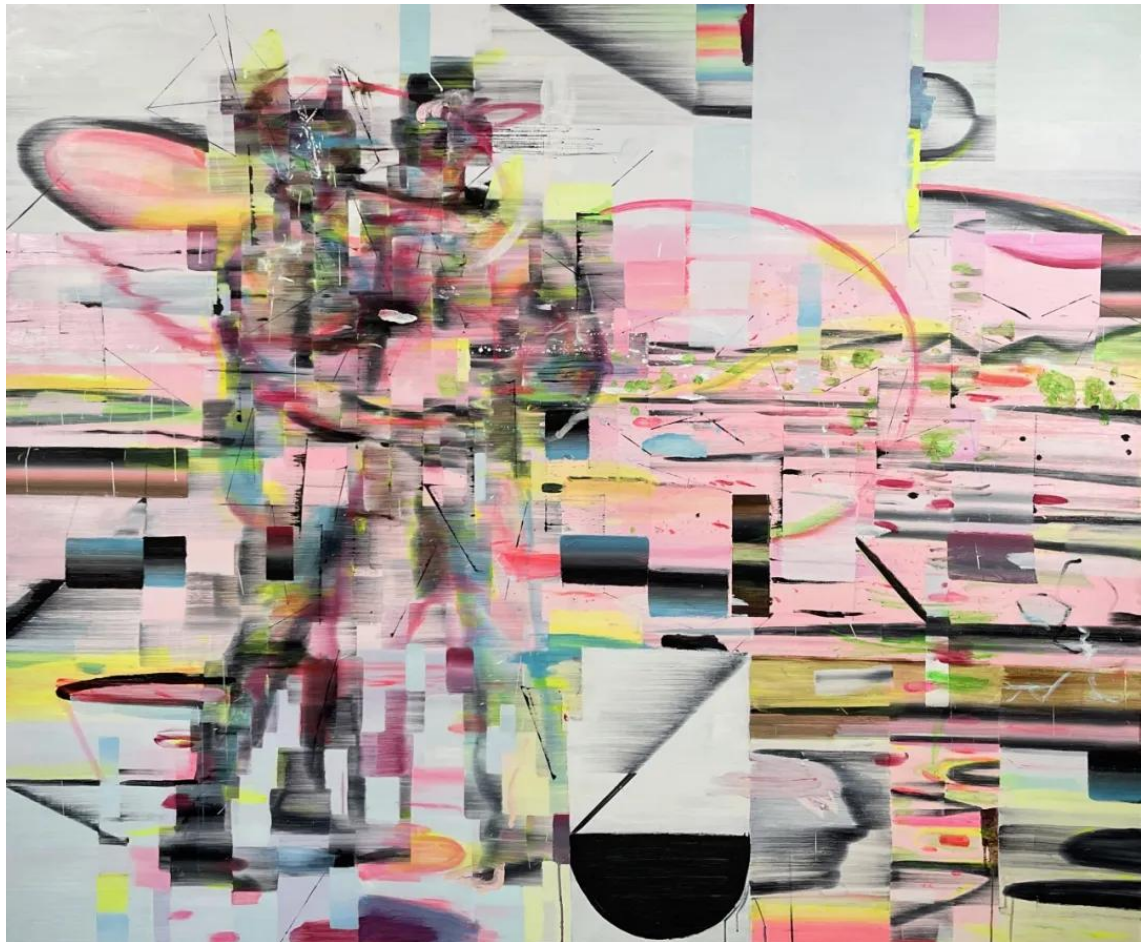


图 2: 未知与接触 | Unknown and Touch

程亮 | Cheng Liang

布面油画 | Oil on Canvas

200 x 240 cm

2024

当我们谈论反馈、屏幕闪烁现象的时候，已经谈及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速度。2020年，程亮骑摩托车从北京一路奔向拉萨，此前跟此后，他都进行过长短不等的骑行。摩托车本身也是一台控制论机器，它搭载着肉身空间中随意变换着速度。机车加速，身体紧贴车身，风呼啸着扑打着脸庞，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心跳加速，意识却愈发清醒……在速度的变化中，视线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体感随之变化，时间和空间的体验也跟着扭曲和变形：它们不再是均匀的，而是由无数个碎片组成的：收缩时，发生内爆；膨胀时，发生裂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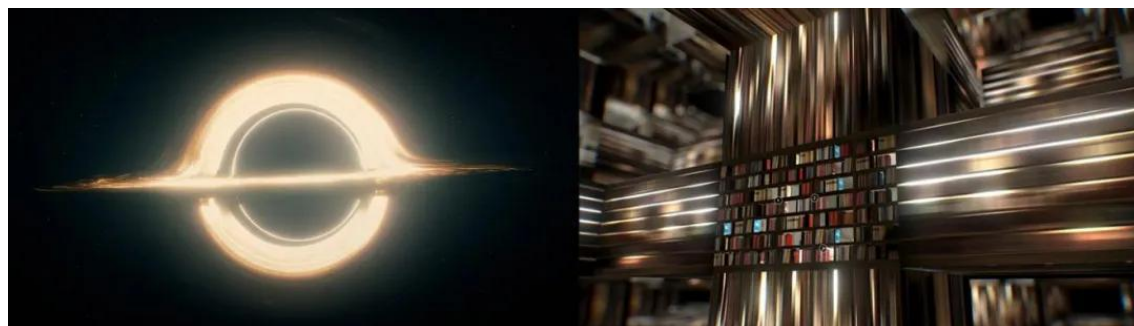


图 1: 电影《星际穿越》剧照，“黑洞”（左）和“四维空间”（右）

在这片现实与虚拟交错、信息之海的潮汐不断沉浮、涌现的世界中，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何在？生命与非生命的差异何在？人与非人的分野何在？单子、能量、光电波，它们在摩托车的嗡鸣声中，以各自的频率运动着；太阳的核聚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信息正源源不断的从海底的光缆传输；随着电影的倒计时，或悲或喜的故事在不同的地方上演；山峰融化，河流凝固，黑洞吞噬万物，在行星时间中，人的一生犹如蜉蝣；随着呼吸和心电图的起伏，生命在刹那间诞生与终结……时空的这种复杂感受，激励着艺术家们的创造。（图 1）对程亮而言，街机游戏、骑行体验，是他体会这种时空裂变的入口和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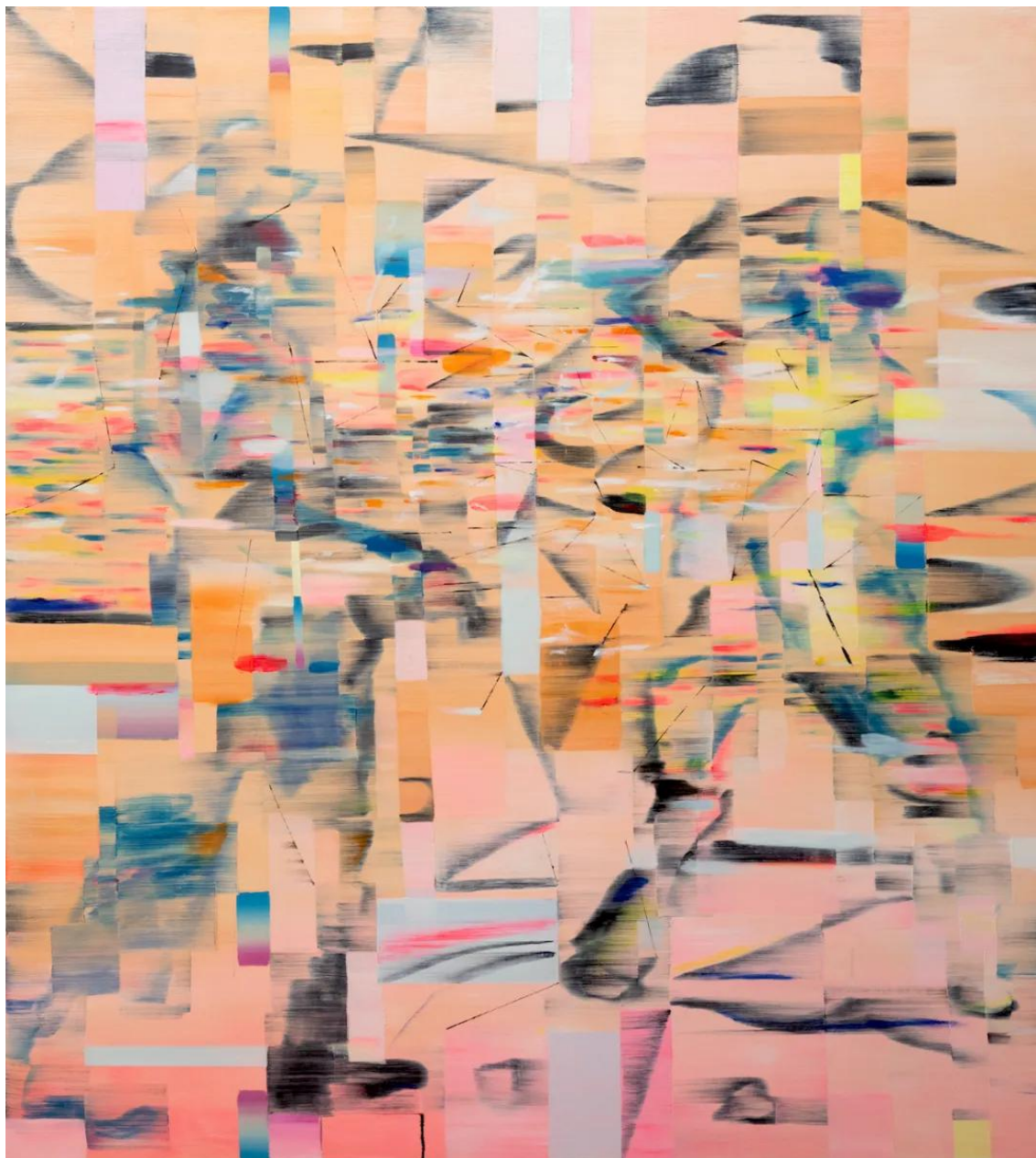


图 2：交换的可能性 | Possibility of Exchange

程亮 | Cheng Liang

布面油画 | Oil on Canvas

200 x 180 cm

2024

在作品《交换的可能性》（图 2）中，一远一近两个人物虽然占据着画面的大部分，却几乎难以辨认，似乎在运动中失焦了；一切都变的透明起来：不时浮现出的道路、山脉与河流，提示出背景是一片广阔的自然景观。在画面三分之一处，密集的色块穿过人物的身体，横贯整个画面，却难以判断它们具体为何物。它们可以是宏观世界中的一片花田、一群飞虫，也可以是微观世界中一阵电磁干扰和波动，或者，也有可能是视网膜上一片跃动的光斑。总之，在这幅画面中，事物的边界开始消弭，一切正逐渐融合为一体。它既是速度产生的视觉和情感效果，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处于“加速主义”的世界必然产生的后果：在这片模糊的视域

中，没有一个细节是清晰可辨的；在分离和解体的过程中，人被情感驱动，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喊声，拒绝着世界日益抽象化的进程。



不可预知的面孔 11(局部) | Unpredictable Face(Part)

程亮 | Cheng Liang

布面油画 | Oil on Canvas

120 x 100 cm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才能绘制出一幅人类的肖像？尽管我们的肉身看起来与文艺复兴时代并无多少不同，但是早已无法回到那个统一的时空，在画中颌首微笑了。最敏感的高速摄像机能够将一秒钟切分为几百亿张图片，而仅在一周之内，周身的细胞都会被新的所替换。随着机器不断入侵肉身，赛博人的未来在我们眼前不远处闪现。因果律、统一性和连续性不过是牛顿设计的舞台上一场盛大的幻觉表演而已。因此，程亮设计出了自己的舞台，以便新的叙事能够在上面展演。在这场叙事中，轮番上演着上帝之死、人之死以及时空的加速断裂。时空闪烁、话语时断时续、信号时有时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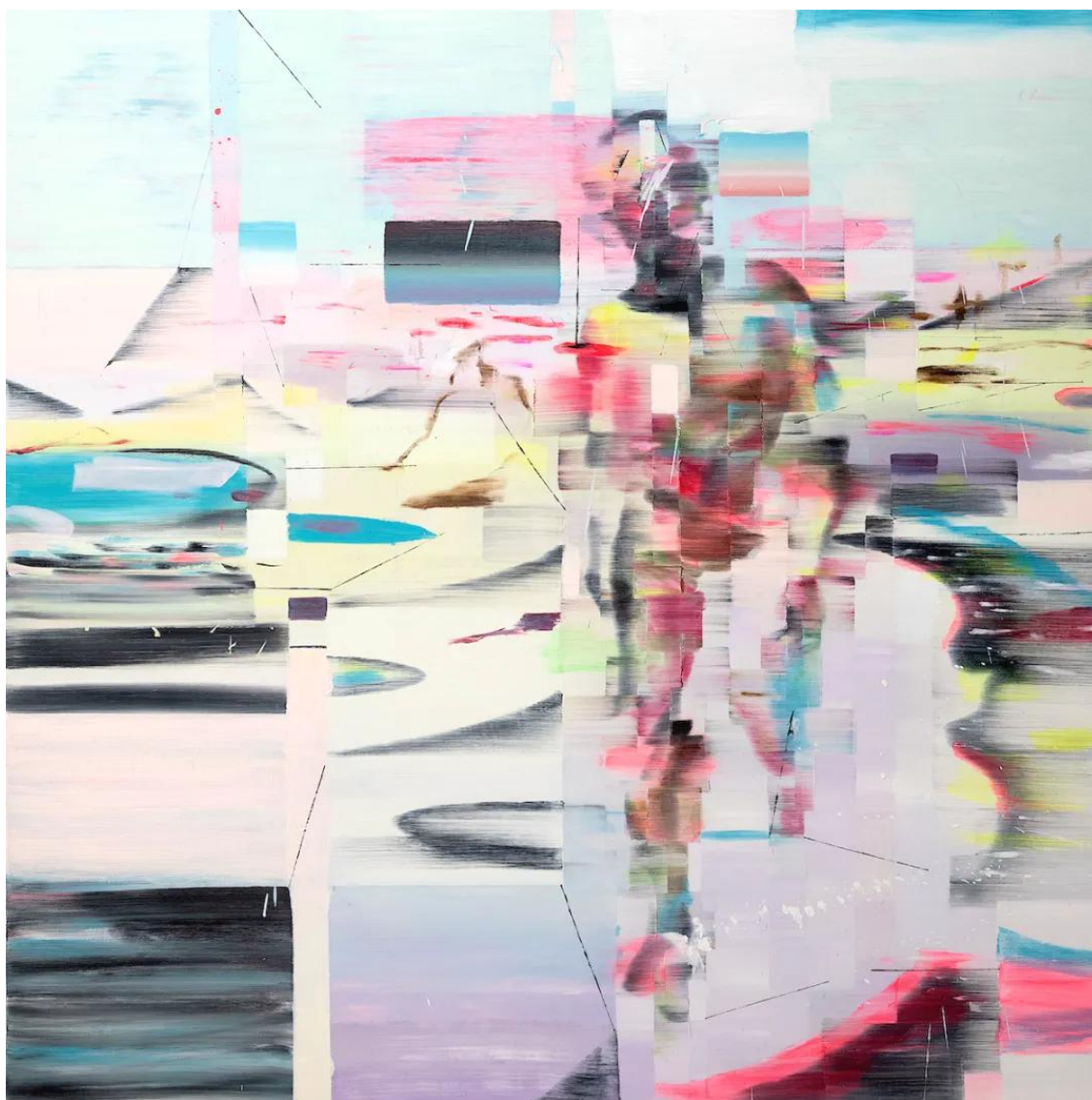


图 3：莫名行走 | Inexplicable Walk

程亮 | Cheng Liang

布面油画 | Oil on Canvas

180 x 180 cm

2024

新的舞台呼唤新的主体。在程亮近一年的创作中，主体当下的存在状态成为他探索的主要方向。此前，虽然他也敏锐的捕捉到“加速”这一重要的“人类世”前提和背景，但是他更倾向于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表现。在引入“存在状态”之后，他的创作难度大大增加了，因为在进入“造型”领域之后，他不得不与历史上那些大师的作品进行对话和抗衡：委拉斯贵支、培根、奥尔巴赫……。简单的说，原先他只需要描绘一个关于人的图像，而现在，他需要在画布上呈现一个活生生的人（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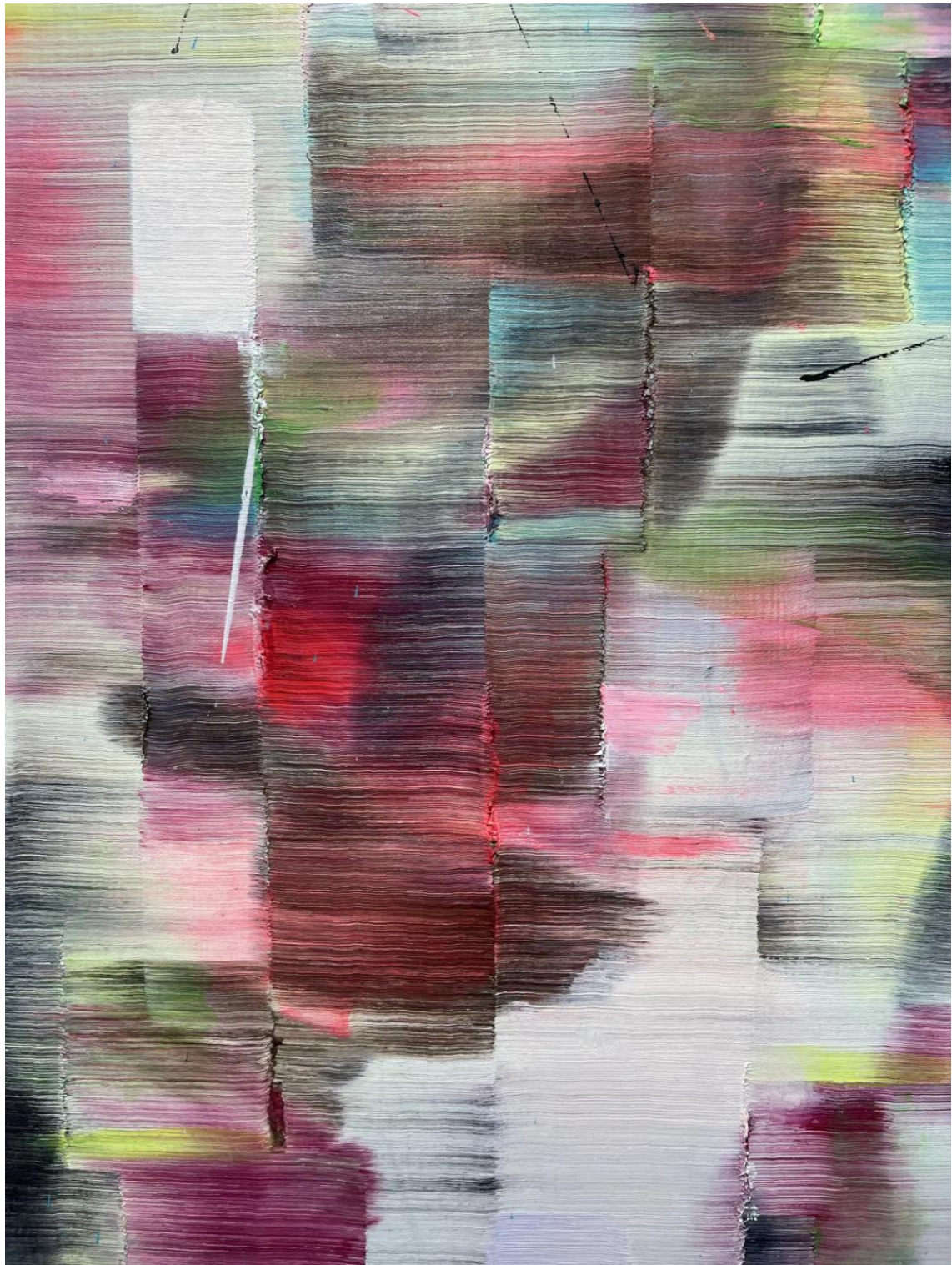


图 4: 莫名行走(局部) | Inexplicable Walk (part)

程亮 | Cheng Liang

布面油画 | Oil on Canvas

180 x 180 cm

2024

程亮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位有建树的画家，都有一套自己专属的色彩系统。于是，能表现屏幕色彩的桃红、柠檬黄、湖蓝、群青、橘黄、浅绿成了他构建色彩系统中的一部分，配以黑色、白色调和的不同明度的灰色。这些颜色对应着早期街机游戏的高饱和色彩，以及人体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活力。在颜料未干之际，他反复将不同的颜色进行混合，产生了丰富的层次，细腻地表现了身体的厚度、光感、结构和质感。尽管没有对身体细节进行过多的刻画，可是通过色彩的堆叠，他笔下的身体具有令人信服的厚重感和活力。（图 4）程亮画中的人体似乎处在即将解体的瞬间，人物的动作成了一种“自我存在”式的追问和确认，尽管这些动作也许不够流畅和连贯，但是，一个动作如果可以勉强完成，肉身就还没有完全消失，感觉就还依附其上。这种追问和确认令人联想到培根的作品，不过，语境上的差异，让程亮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速度的漩涡中，在这一模糊的视域中，一种不安的怀疑开始升起：真实是一个幻影吗？还是幻影已经取代了真实？这些宛如坏屏和幻影的人物，表现出肉身在接受着“加速”时那种不堪重负的状态。由此，程亮在绘画中发明了“加速主义的人体解剖学”，用来表达这个时代中个体存在、感知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这与未来主义对运动轨迹的描绘完全不同。“人”正处于一个被重新定义的时刻，解剖学的基本单位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人不再是单纯的由纤维、肌肉、骨骼、神经、脏器等等组成，而是信息、像素与上述单位的结合体。程亮作品中人物形象身上的每一个“像素-解剖”结构似乎都承受着分离和解体的外部巨力，人的“存在”在微观与宏观、线上与线下、人与非人之间展开了争夺，在晦暗不明的“前-世界”剧场时空中闪烁着。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CLjTHWN2R2yLSQbpFkcA>